

《红日》喷薄而出——

从红色记忆中汲取前进力量

周大新

日》赶在八一建军节前出版，第一次印刷量就高达数万册，此后连续再版印刷数十次，读者的阅读热情可见一斑。

我在初中时就读过《红日》，并且在很长时间里对其故事情节如数家珍，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，《红日》写的是军事战争。作为一个整天与伙伴们玩打仗游戏的少年，我对战斗生活充满了兴趣。但《红日》对战争的描写显然大大超出了一个少年的视野。它以1947年山东战场的涟水、莱芜、孟良崮三次战役为主线，讲述华东野战军英勇歼灭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74师，一举粉碎敌人的“重点进攻”，扭转华东战局的故事。这场战争与国家的命运、与人民的解放事业息息相关，它的胜利给人们带来极大振奋和鼓舞。

三次战役中，孟良崮战役是《红日》中写得最精彩的部分，也是全书的高潮。孟良崮战役是一场大兵团对垒之役，敌我双方都投入了大量兵力，加上双方的外围作战部队，总数在几十万人之众。要正面表现这场战役，既写得脉络清楚，又描画得生动感人，对一个作家来说并不容易，但吴强用他那支笔做到了。

先是一抑一扬的写作手法。作家对战前我军的状态是抑写，写大军过河时靠木排，写军长沈振新在过河时因木排散掉落水，喝了一肚子浑黄的河水，写指战员们全靠步行向战地靠近。而对敌方则是扬写，写他们以逸待劳，写他们上有飞机支援、下有装备优势。尤其是战役开始前的那个清晨，国民党军整编74师师长张灵甫登上孟良崮，“立马沂蒙第一峰”，胜券在握、不可一世，用手杖指画着四周的山头说：“要实现第一个方案，彻底地毁灭他们！解决山东战局！”一抑一扬提高了读者的阅读期待。战局的发展很快超出张灵甫的预想和判断，使原来的抑扬作了反转。张灵甫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孟良崮竟是他的人生终点。很快，他这个常胜将军和他的常胜之师一起，葬身在这座海拔并不高的山上！

再是栩栩如生的人物刻画。《红日》里的不少人物，比如指挥华东野战军的陈毅、粟裕同志，国民党军将领陈诚等，都使用了真名实姓，给人以强烈的纪实感。军长沈振新、副

长梁波虽是化名，但也有人物原型的依据。可以说，在《红日》之前，当代文学中还没有一部长篇小说以如此高级别的指挥官作为主人公。小说围绕战争塑造了立体的军人形象，军长沈振新、团长刘胜、连长石东根，个个生动可感，人物性格的刻画上尤见功力。

真实全面的历史场景、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、脍炙人口的英雄人物，再加上抑扬有度的叙事手法，凭借这些因素，《红日》成为新中国军事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。

“记住昨天的战斗生活，
对于我，是永远的”

上世纪80年代，借着一次去山东蒙阴出差的机会，我特地去看了孟良崮战役的旧址。站在孟良崮峰顶，望着沂蒙山的远峰近壑，《红日》里孟良崮战役最后激战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。我悄悄在心里寻找着小说中写到的我军官兵仰攻山顶的各个战位，寻找刘胜团长牺牲的地方。最后，我站在张灵甫毙命的那个山洞口，陷入了沉思。张灵甫能打仗的，抗日战争中曾率领部队对日作战，多次取得胜利，他在国民党军队内部的声威也由此而来。他后来所以在孟良崮折戟死去，美式装备的3万多人部队被彻底击败，并不是因为他的战役指挥能力和战术水平下降了，而是因为他为之战斗的那个政府腐败了，失去了民心，被民众所抛弃；因为他所在的军队腐败了，部属之间、各部队之间不再同心协力，官兵的心里已经在无形中散掉，整个部队失去了凝聚力。

真正有力的战争书写，往往能让人看到战场以外的内容。《红日》带给我们的阅读感受不仅仅是战场上的，还有民心向背，有解放军的理想信念，有革命英雄义无反顾冲锋陷阵的牺牲精神。

《红日》中甚至不乏对爱情的描写。如同在《林海雪原》里读到的少剑波和白茹的爱情描写一样，《红日》里军长沈振新的妻子黎青对丈夫的理解与照料，她从后方捎给丈夫那封动人长信，华静对副军长梁波心生暗恋，这些章节都让我那颗少年心感到甜蜜而

沉醉。这些情感表现了战争年代人们对和平生活的向往，表现了对美好人性的永恒呼唤，也让我们对官兵们勇敢战斗的情感支撑有了更丰富的认识。

吴强本人是涟水、莱芜与孟良崮战役的亲历者。1947年5月17日，孟良崮战役结束的第二天，身为六纵宣教科部长的吴强就萌发了要把这场战役写出来的念头。

但一场接一场的战斗使他不可能去从容思考文学创作，无论是搜集资料，还是构思小说提纲，都只能利用行军作战的间隙时间。直到1956年春天，吴强才终于能坐下来，一笔一画地写作长篇小说，凭着自己的毅力和苦干精神，将战争生活的记忆和盘托出。

“我在军队里生活过十多年，艰苦的血和火的斗争，一步一步走向胜利的斗争，规模越来越大、胜利也越是辉煌的斗争，喂养我、教育我、也感动我。”这是吴强拿起笔的缘故，也是后来很多军旅作家走上创作道路的缘故。很庆幸，这其中也包括我自己。虽然我曾经缺乏系统的文学教育，也没有扎实的文学知识和理论储备，只能在军旅训练、生活之余写作，但是，难忘的革命历史、宝贵的战斗精神以及前辈军旅作家的作为，给了我取之不竭的灵感和勇气。

吴强之前为自己的这部长篇小说取名《最高峰》，但总觉得不够理想，缺少艺术性。有一天早上醒来，他一睁眼看见房间洒满阳光，朝窗外一看，一轮红日金光闪闪。吴强马上联想到，华东野战军向74师发起总攻时，也是旭日初升的时刻。战士们在红日照耀下，登上孟良崮山头，插上了胜利的红旗。书名《红日》由此而来。

那是漫长黑夜之后的黎明，那也是无数战斗换来的胜利。红日的光辉下，有太多精神力量值得我们汲取，正如吴强在小说出版前言中所说的：“记住昨天的战斗生活，对于我，是永远的；只要还在活着的时候，都是必要的。因为它已经给了我、今后还将给我以前进的力量。”

(作者为军旅作家)

制图：蔡华伟

图片来源：影像中国

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，一批专门为少年儿童创作的文艺作品问世，引导孩子们学习英雄事迹，赓续革命传统，树立远大理想，勇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。

百年对话激发奋斗精神

中央广播电视总台《童心向党 茁壮成长》晚会以当代少年小明的时空之旅为主线，打造了一场跨越百年的“童心联欢”。晚会通过小明与几代少年的时空对话，带领观众一起重温波澜壮阔的百年党史，感受翻天覆地的百年巨变，鼓舞少年儿童立志奋斗。

晚会汇集情景剧、联唱、科技视觉秀等多种表现形式，展示不同时期的童年记忆。主角少年名为“小明”，寓意“光明未来”。小明每遇见一位榜样，就开启了一段百年党史、中华民族历史中的重要故事，生动阐释红岩精神、雷锋精神、女排精神、探月精神等精神内涵，让观众为之动容。同时，晚会展示了当代少年的美好生活：《摘星少年》歌唱翱翔宇宙的瑰丽梦想；来自十八洞村的学生合唱《春天在哪里》，唱出脱贫致富后的山区春色……在历史和当下的接续讲述中，激发观众继续开来的使命担当。

4段时空之旅中，最感人的当数《小萝卜头 很高兴认识你》。烈士小萝卜头仅8个月大就随父母被敌人关押在监狱，牺牲时年仅8岁。小明来到重庆白公馆监狱，看见黄显声将军正在教小萝卜头学习。晚会艺术地呈现出令人心酸的历史场景：小萝卜头用的本子，是牢房里的叔叔阿姨千方百计省下的纸订成的；用的墨水，是棉花烧黑了加水调制的；接过黄显声将军赠送的铅笔后，小萝卜头开心地称之为“最最最珍贵的礼物”。晚会还邀请小萝卜头事迹的见证者、86岁高龄的李碧涛来到现场，深情告慰牺牲的“小狱友”，鼓励人们将小萝卜头积极乐观的精神传承下去。

“少年强则国强”。当代少年儿童既是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者、见证者，更是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生力军。《童心向党 茁壮成长》晚会面向少年儿童，勾勒苦难辉煌的记忆，展示代代少年昂扬向上的风采，奉献了一份意义非凡的礼物。

少年之声致敬伟大时代

北京广播电视台《花儿向阳 童心向党》晚会以少年之声献礼建党百年，致敬伟大时代。晚会兼具主题性与趣味性，为观众呈现了一场有看点、有温度、有意义的文艺盛宴。

晚会以新技术赋能舞台创新。通过舞台空间的创意使用，放大了3600平方米演播室的承载能力。舞美主体采用同心圆结构的升降舞台，舞台上空的升降屏可以变换成太阳、花朵等不同形状。屏幕根据节目氛围变化舞美造型，与“花儿向阳 童心向党”主题紧密契合。增强现实等新技术的使用，营造出跨越时空之感，给小观众们带来沉浸式体验。比如故事讲述节目《梦想星光》，运用增强现实技术营造无限宇宙，带领观众在歌声中，感受“两弹一星”功勋奖章获得者郭永怀烈士献身国家科技事业的奉献精神。

晚会以艺术表达传递精神力量。整场晚会以一家四代人情景剧的形式串联。家庭场景为主题表述增添了亲和力。晚会围绕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站起来、富起来到迎头强起来的历史主线，以“致敬经典”“百年圆梦”两条线索组织节目内容，用儿童听得懂、喜欢看的视听语言，情感化、情境化的方式艺术呈现。其中，赵一曼烈士的孙女陈红，现场朗读赵一曼1936年写给儿子的绝笔信，催人泪下；影视经典形象潘冬子借助技术“来到现场”点亮红星，感人肺腑。

来自各地的40多个团队、2000余名儿童演员齐聚北京参加录制，最小的孩子仅4岁，最大的也不过十来岁。小演员们在排练厅、演播室积极学习、相互配合，迅速成为朋友。他们共同演唱《唱支山歌给党听》，在歌声中凝聚爱党爱国情怀。整场晚会的创作过程，对参加演出的孩子们也是一次独特而生动的党史教育，相信这段经历将成为他们难忘的人生回忆。

品味
红色经典 30



上图为小说《红日》封面。

1970年冬天，我由老家河南邓县参军到了山东。解放战争期间好几场著名战役都发生在山东境内。有一次我去歼灭过国民党军队李仙洲兵团7个师的莱芜战役旧址调研，突然想起了作家吴强的小说《红日》，继而激动起来：我竟然来到了小说故事发生的地方！

新中国军事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

《红日》这部长篇小说与《红岩》《红旗谱》《创业史》等相提并论，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红色经典的代表作。1957年7月，《红

保卫家乡建设家乡的深厚情感

本报记者 曹玲娟

长篇小说《红日》一经面世，就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。1960年初，上海天马电影制片厂决定将《红日》搬上银幕。这是继《南征北战》之后新中国拍摄的第二部大型战争故事影片，执导这部影片的也是《南征北战》的导演之一汤晓丹。

汤晓丹擅长战争题材创作，并且深知音乐对于一部电影的意义，所以摄制组一成立，汤晓丹就“点将”上海电影制片厂吕其明为影片作曲。吕其明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电影作曲家。1956年，年仅26岁的他接到为上海影片《铁道游击队》创作插曲的任务，结合自己之前在抗日根据地的生活经历，采用山东民歌的典型元素，创作了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。这首深情明快又充满着浓郁乡韵的歌曲，随着电影的上映被广为传唱。

巧得很，这一次影片《红日》的故事发生地也是在山东。

吕其明经历过山东解放战争，也学习过大量山东民间音乐，再加上此前创作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的经验，所以对完成作曲任务抱有信心。他认真读了吴强的小说原

著，做了充分的案头工作，把整个创作计划、音乐设计等都安排妥当。

在和导演汤晓丹反复研究的过程中，他建议，中间要增加一首歌曲。因为这部电影围绕战争叙事，从头到尾非常紧张，都是战斗的大场面。写一首插曲，能让电影起承转合得更从容一些，有张有弛，这样才有味道。

汤导接受了吕其明的建议。对于歌曲应该写什么，吕其明也有了初步设想：要写就写对家乡的感情。不仅是反映孟良崮人民对家乡的热爱，也要反映出解放军战士热爱家乡、保卫家乡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，在音调与节奏上要与后面表现孟良崮战斗场面的音乐形成强烈对比，给人以更加深入的艺术感受。

这就是《谁不说俺家乡好》这首歌了。

当时，吕其明正担任上海电影乐团团长。在接受《红日》任务半年后，作曲家肖培珩被调来任他的助手，并准备一起去深入生活。刚刚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的杨庶正被分配到上影厂任作曲，临时借住在乐团的集体宿舍里。应杨庶正的要求，吕其明带上他

们一起去《红日》的拍摄地深入体验生活。

到了胶东，他们住在剧组里。有一天，三人在路上看到前面有个山头，树木郁郁葱葱，问老乡那是什么地方，原来是胶东人民为纪念革命烈士修建的一座烈士陵园。他们就走过去，大汗淋漓爬上山顶，放眼四望，激动得不得了：天上飘着白云，青山葱绿，一层一层的梯田尽收眼底，朴素而又让人沉醉！就在这个情境下，三人你一言我一语，你一句我一句，歌词出来了。“一座座青山紧相连，一朵朵白云绕山间。一片片梯田一层层绿，一阵阵歌声随风传。哎，谁不说俺家乡好，得儿哟儿哟……”

词定稿后，吕其明对曲调怎么写提出了具体的构思和要求，三人商量后分头作曲。杨庶正写得比较快，最早拿出来，基础也很不错。于是在这个基础上，合作进行了细节修改，最终把曲子定了下来。《谁不说俺家乡好》这首歌从策划到银幕歌声都凝结着集体的智慧。

这首歌在胶东拍摄地给摄制组主创人员试唱时，就受到大家的喜欢，但也有人觉得太长了，3段词在电影里最多唱一段。摄

制组的心情可以理解。当时，《红日》的拍摄非常艰苦，演员穿着棉衣在烈日下暴晒拍戏，汗水浸湿棉衣裤。在这样的条件下完成的镜头，每一寸胶片都非常珍贵。而这首歌要把3段歌词完整唱完，需要4分钟左右，配合歌词的场景就有几十个镜头，如果保留这些镜头，不少战争镜头就必须剪掉。

然而，对词曲创作者来说，这3段歌词已形成一个完美的整体，表现了对家乡的热爱，以及保卫胜利果实的决心，裁去哪一段似乎都不合适。意见不一和艰难取舍之下，最后还是导演汤晓丹拍板，从艺术效果出发，3段全用。最终，《谁不说俺家乡好》完整呈现在电影中，为战斗最后的进攻高潮和胜利酝酿了情绪，为解放军英勇无畏的拼杀铺就了一层情感底色。

2007年我国第一颗人造月球卫星嫦娥一号飞上太空，《谁不说俺家乡好》作为由大众选出的30首歌曲之一，伴随嫦娥一号响彻太空。保卫家乡、建设家乡的感情代代传承，这首热爱家乡、赞美家乡的歌曲也会被久久传唱。



文艺评论